

玄坤蛇蟒录

● 金源 著

● 花山文艺出版社



玄坤蛇蟒录



● 金源 著

●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玄坤蛇鳞录 / 金源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80673-028-1

I. 玄...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41819号

玄坤蛇鳞录

金源 著

责任编辑: 郝卫国

装帧设计: 赵建 小明

美术编辑: 赵小明

责任校对: 李桂香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

邮政编码: 050071 http://www.hspul.com E-mail:

hswycbs@public.sj.he.cn Tel: 0311-7042501转

印 刷: 深泽县利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深泽县建设街23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18.25印张 450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0.00元

ISBN 7-80673-028-1/I·006

主要人物

蒋怀柳——柳宗元《捕蛇者说》中蒋氏的后代。

黄天一——渔盐帮帮主，大齐天子黄巢的后代。

李珊珊——玄坤山庄庄主，后唐天子李存勖的后代。

朱 梁——兴梁寨大寨主，人称西山虎，后梁天子朱温的后代。

朱 必——兴梁寨二寨主，人称响尾蛇，朱梁的二弟。

朱 兴——兴梁寨三寨主，人称金钱豹，朱梁的三弟。

燕 燕——玄坤山庄女仆，蒋怀柳心中的恋人。

仲梅儿——酒楼女老板，后成为蒋怀柳的未婚妻。

武陵三丑——盗贼，后成为蒋怀柳的三位师傅。

善恶双魔——绿林大盗，后成为蒋怀柳的挚友。

陈氏兄弟——岳州城地痞，后跟随仲梅儿。

李大管家——玄坤山庄大管家。

李二管家——玄坤山庄二管家。暗恋李珊珊。

蒋 诚——蒋怀柳的祖父，人称蛇王。

憨 仔——初为兴梁寨喽罗，后跟随黄天一。

赛蝴蝶——黄天一的得力部下。

葛 通——人称葛神医，别号悬壶圣手。

葛万丹——葛通之子，仲梅儿指腹为婚的未婚夫。

焦先生——仲梅儿酒店的账房先生。

杨 藩——岳阳楼少掌柜，仲梅儿的倾慕者。

陈军师——兴梁寨军师。

韩掌鞭——车马帮总舵主。

孙辕口——车马帮堂主，韩掌鞭的外甥，仲梅儿的疯狂追求者。

张教主——排教教主。

马帮主——衡山紫盖帮帮主。

韦洞主——七星洞洞主。

熊寨主——龙溪寨寨主。

区洞主——五羊洞洞主。

目 录

一 捕蛇者说 (1)

《捕蛇者说》使捕蛇的蒋氏声名大振，蒋氏的后人终成一代蛇王。蛇王之孙蒋怀柳惨遭蛇咬大难不死。黑衣人夜半潜入蒋家求购异蛇让人生疑。

二 峨嵋巨刺 (17)

一条异蛇使玄坤山庄与兴梁寨刀剑相向致使蛇王祖孙遇险。渔盐帮主黄天一峨嵋巨刺震慑群雄。

三 缙衣素手 (56)

黄天一身中剧毒与蛇王祖孙同入兴梁寨大狱。为救蛇王玄坤山庄倾巢而出与兴梁寨生死相拼。混战中蛇王遭兴梁寨毒手，为救爷爷蒋怀柳再次被异蛇咬伤。

四 两小无猜 (85)

蒋怀柳两度蛇口余生血液中留下了大量异蛇毒素。李珊珊饮其血练功竟把蒋怀柳当成了异蛇。女仆燕燕送水送饮每天出入关押蒋怀柳的秘室,两人之间建立的是友情?还是爱情?

五 秘室通幽 (119)

秘室中另有秘室蒋怀柳初窥神功门径。李珊珊饮血无效眼见得神功难成。

六 锦床绣被 (141)

为摄取“元阳”增长功力李珊珊把蒋怀柳抱入闺房之内。燕燕舍命相救蒋怀柳女扮男装从山庄逃出。

七 三才阵法 (158)

兴梁寨欲吞并玄坤山庄,李珊珊不敌朱家兄弟“三才阵法”,解危难黄天一峨帽巨刺扬威。

八 砥柱中流 (189)

错认男女,仲梅儿欲以怀柳充新妇;奋起救孤,蒋怀柳出手赶跑车马帮。

九 龙凤呈祥 (224)

仲梅儿倾心蒋怀柳,大庭广众直呼怀柳为相公。醉客酒楼遭人损毁得三丑解围,蒋怀柳拜三丑为师。

十 高徒暗师 (257)

三丑向蒋怀柳传武,蒋怀柳神功震惊三丑。双魔找三丑寻仇,蒋怀柳与双魔结交。

十一 来者通名 (283)

潇湘武林结盟共抗兴梁寨。怀柳一行心事各异上君山。

十二 谁主沉浮 (320)

结盟大会有奸隙混入。群雄为盟主人选争执不休。不提

防一团毒粉从天而降……

十三 君山烽火 …………… (350)

中毒群雄昏迷不醒。蒋独斗奸隙终因临敌经验不足屡遭惊险。兴梁寨坐收渔利大举杀来。

十四 新旧婚约 …………… (379)

群雄余毒未解人心惶惶。仲梅儿定要与蒋怀柳订亲之后才肯出面请神医葛通为众人疗毒。

十五 野马奋蹄 …………… (400)

车马帮洗尘宴上施诡计，蒋怀柳、仲梅儿同时落入虎口，危难中燕燕真情相助。车马帮掳仲梅儿不成，情急之下向兴梁寨告密，葛神医处境万分危急。

十六 兴梁夜奔 …………… (427)

为救神医蒋怀柳一马当先率众突破兴梁寨，黑夜之中双魔放火建奇功。

十七 金针导毒 …………… (459)

葛神医终于命丧兴梁寨之手。朱家兄弟被围困已经束手待毙，又眼睁睁让他们溜掉。

十八 歃血为盟 …………… (494)

将怀柳捕蛇制药为群雄解毒。捕到的蛇却全被玄坤山庄调包。

十九 唇亡齿寒 …………… (531)

兴梁寨攻破玄坤山庄全力搜捕燕燕。黄天一只顾蒋怀柳与仲梅儿完婚隔岸观火坐失救援良机。

二十 黄雀飞飞 …………… (549)

救燕燕蒋怀柳孤身闯入兴梁寨。群雄混战碧血染黄沙。

后 记 …………… (574)

一 捕蛇者说

大唐永贞年间，柳宗元随王叔文变法，历时一年终告失败。柳宗元由礼部员外郎被贬为永州司马，并宣布永不赦免。

永州地处僻壤而多奇景，柳司马寄情于山水，化之于笔墨，写下了“永州八记”等一大批流传千古的文章。一时间潇湘纸贵，中原沸腾。另有一篇《捕蛇者说》，因为叙写了捕蛇的蒋氏，竟使得蒋氏一家得了不少好处。

柳宗元写道：“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腕、痿、痹，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永之人争奔走焉。……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

蒋氏因家境贫寒交不起赋税而被迫捕蛇为生，一篇文章却使其名声大振。凡患文中所列疾病者，甚至不远千里来寻蒋氏购蛇。

不出几年，蒋氏的家境大有改观。

蒋氏知恩图报，常常备了酒菜请柳大人过来叙话。柳司马为人平易，不嫌贫寒，两下里走动得如亲戚一般。柳宗元在《溪居》诗中所言“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便是记述了他与蒋家交往的情景。柳宗元还凭借渊博的学识，帮蒋氏总结历代积累的捕蛇经验，并根据蒋家祖传的克制蛇毒的秘方，提炼出了克毒金丹。从此，蒋家的捕蛇技艺竿头更进，冠绝一方。

蒋氏见学问有这么大的好处，索性举家迁至愚溪之畔与柳宗元比邻而居，让自己的儿子拜了柳大人为师，学习舞文弄墨之法。后来，柳宗元改任柳州刺史离开了永州，蒋家读书的门风却一直延续了下来。捕蛇为业，读书为辅，如此几代下来，已俨然成了书香门第，小康之家。

时光荏苒，朝代更叠。到了蒋诚这一代，蒋家的捕蛇技艺已达炉火纯青之境。

此时永州的异蛇因累年的大肆捕杀几近绝迹，幸存者皆行踪诡秘，凶猛异常，一般人万难捕到。只有蒋诚凭着祖传绝技和克毒金丹，进山十回，大半能有收获。因此便得了个称号，叫做“蛇王”。

蒋家世代单传，蒋诚膝下也仅有一子，唤作蒋孝。

蒋诚认为，自家人丁冷落是长年与毒物打交道所致，因此他严禁蒋孝捕蛇，只让他专心读书。想着日后若能金榜题名，得个一官半职，也是耀祖光宗之事。

蒋孝十八岁娶妻，二十岁双喜临门，先中秀才，又得一子。乐得蒋诚烧香拜佛，斋僧布道。又记起了柳大人当年对先祖的提携，替孙儿取名蒋怀柳。

蒋怀柳生下来便眉清目朗，结实均称，加上前额正中天然的一颗朱砂胎痣工整圆润，如同画上去的一般，更使他分外惹人喜

爱。把个蒋孝夫妇、蒋诚老汉疼爱得心肝宝贝一般。

又过了二年，蒋孝的妻子因难产而死，连带胎儿也夭折在了母亲腹中。其后，蒋孝神思恍惚，几次考举人不第，于是心灰意冷，无所事事，每日里只是教蒋怀柳读书。

蒋怀柳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到了十二岁时，早把一应经史词赋背了个滚瓜烂熟。蒋孝从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蒋诚上山捕蛇也越加有了精神。

这一天，蒋诚上山捕蛇去了，蒋孝在院里的树下为蒋怀柳讲解孟子的《鱼我所欲也》章。突然，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紧接着，便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蒋怀柳征得父亲的同意，三脚两步跑过去打开院门，见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边擦汗边问：“这里可是蛇王蒋家吗？”蒋孝连忙迎了上去，轻轻一揖道：“敢问客官有何见教？”

来人一听这里正是蒋家，便擦着蒋怀柳的身子挤进了院门，说道：“家里出了病人，急等着异蛇救命。我是二百里外马不停蹄赶来的。”

蒋孝见来人汗流如雨，衣裤尽湿，知其所言非虚，便道：“家父上山捕蛇未归，客官请暂坐一候。”说完便叫蒋怀柳进屋沏茶。

来人坐在石凳上问道：“蒋老人家什么时候回来？”蒋孝道：“有时当日便归，有时三两日方归，并无定期。”来人问道：“那蒋老人家进山几日了？”蒋孝道：“今天方才出门。”

“哎呀，这要是三两天不回来，我家里不是出人命了吗！”来人腾地从石凳上跳了起来道：“听说你家瓮里总是养得有蛇，要是有，随便卖一条与我，价钱不论。”

“蛇倒是有，只是……”

来人听得一个“有”字，当即从怀里掏出一块银子，约有五

两重，道：“这块银子买一条蛇，若嫌不够，过几天我再送来。”

蒋孝道：“以蛇救命，并不争价钱多少，只是……”

来人见蒋孝连说了两次“只是”，以为他不肯卖蛇，心中一急，竟单膝着地道：“医者仁术，蛇王之家怎忍闻患者哀嚎而不加援手啊！”

这一下蒋孝慌了手脚，忙趋前搀扶来客道：“有话好说，快快请起。”

来人道：“医家病者所倚，药者医家所托。我此来专程购药，万望蒋先生以‘仁’字为念，以苍生为念！”

也是合该蒋家有事。想那蒋孝虽出身捕蛇世家，却是从小连蛇皮也没碰过的。此番被来人哀恳不过，只好言道：“客官请起，我把一条蛇与你便了。”

捕来的蛇养在瓮里，以往蒋诚向瓮中捉蛇，总是先在上涂抹克毒金丹浸成的汁液，使异蛇不敢攻人。之后，凭着娴熟的技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抓住蛇的七寸。这些蒋孝如何晓得，平日里他见父亲随手往瓮里一抄那蛇就到了手上，非常轻易，便以为自己也行。

装蛇的瓮在窗下排成一排，蒋孝打开一只瓮的封口，见里面正有一条大蛇，当下点头道：“好一条大蛇也！”伸手便向瓮中抓去。

永州异蛇的毒性共分三等。黑底带白条的为最低一等，称为“银条”；银条经过多次蜕皮，身体越来越黑，白条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个白点，叫做“银星”，这是第二等毒蛇；银星又反复蜕皮，直至白点退尽，通体跟炭条一般，只头顶留有一朵白花，这是永州异蛇中毒性最大的一种，名叫“银头”。柳宗元《捕蛇者说》中记叙的是第二等毒蛇银星，已然那样可怖，这银头的毒性比银星又不知凶猛了多少倍。

无巧不巧，蒋孝开启的瓮中所养的正是一条第一等的银头异蛇。这条蛇是蒋诚老汉不知历了几多艰辛才捕来的，已养在瓮中多日没舍得售出。眼下时值初夏，正是蛇类躁动的季节。这银头被闷在瓮中多日已暴躁异常，见一只手伸了进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张口便咬了上去。

蒋怀柳沏好了茶，洗净了碗，正在为客人斟茶。忽听得父亲一声惨叫，回头望去，见父亲口吐白沫，身体僵直，摇摇欲倒。一条炭棍似的毒蛇紧紧咬住父亲的手掌，身体凌空，拘挛暴跳。

购蛇的客人被这意外变故惊得呆了。蒋怀柳高叫一声：“爹爹！”手中的一碗热茶当头向毒蛇泼去。银头蛇吃开水一烫更加暴怒，松开了蒋孝，一个转折凌空向蒋怀柳扑去。

蒋诚捕蛇归家，刚到街口，便听得儿子一声惨叫。知道出了事，不顾一路劳累，快步跑向家中。此时那蛇正扑向蒋怀柳。

蒋怀柳见异蛇扑到，轻轻向旁边一闪，伸出右手想抓住蛇头。哪知这蛇行动如风，蒋怀柳一把只抓住了它的尾巴。

蒋诚跨进院门，见儿子半身发黑，倒在地上。孙儿却正在一把抓住蛇的尾巴，急叫一声：“使不得！”

说时迟，那时快，银头蛇身体扭动，已一口咬住了蒋怀柳的肩头。蒋诚发疯般冲上前去，扯开异蛇，猛力一甩，那蛇被甩得脊骨松脱，眼见不活了。

蒋诚顾不得放下手中的捕蛇用具，自腰间扯下一只竹筒，从里边倒出克毒金丹的汁液涂在蒋孝父子的伤口上。

那购蛇的客人也从震惊中醒了过来，三脚两步蹲到蒋孝父子身边，以右手三指在蒋怀柳脉上略微一搭，随即从怀中取出一只木盒打开，抓出数枚金针，快捷无伦地刺入了蒋怀柳体内。之后又搭了蒋孝的脉，由木盒里取针时双手已微微发抖。

此时蒋诚已又取了四粒金丹在竹筒中化开，给蒋孝父子每人

灌了半碗下去。那购蛇的客人一会儿搭搭蒋怀柳的脉搏，一会儿又搭搭蒋孝的脉搏，过了约半炷香时分，开口道：“先生的丹药似乎只具驱毒之功，而无解毒之效。据此而论，所服剂量怕是仍嫌不足。”

蒋诚号称蛇王，虽一生捕蛇，却从未有过被蛇所啖的经历。眼见儿孙伤于蛇吻，也只能把克毒金丹给他们服下，至于这药是否有效，心中却着实无甚把握。先前见那客人针灸手法纯熟无比，且所取穴道又所观医书中均无记载，已心知有异。此刻听他言道金丹剂量不足，忙道：“有，有！”便奔入室内拿了一只朱色葫芦交与来人。

购蛇客人接过葫芦，倒出一粒金丹在鼻子下边闻了闻，低头沉思片刻，又拿起丹药闻了闻。蒋诚知道他在推究药性以定剂量，忙道：“我有药方，请先生一观。”说完又奔进屋去。

这克毒金丹的秘方乃当年柳宗元大人依据蒋家三世积累所拟，若在平时，蒋诚岂肯轻易示之与人。然此刻关乎一儿一孙的性命，便是天大的秘密也顾不得了。

购蛇客人接过秘方略微一看，点头道：“果是克毒圣药也！”边说边从葫芦里倒出了六粒丹药，把其中三粒给蒋怀柳服下，另三粒放入蒋孝口内，蒋孝却喉舌僵硬绝不下咽。那客人从木盒中又取了两枚金针分刺蒋孝咽喉两侧，听得“咕噜”一声，客人忙把蒋孝的身体略略欠起，在他背上拍、揉、推、按，好歹把药送了下去。

蒋诚见来人连施绝技，且所使针具均为金制，觉得挽回儿孙性命多了几分指望，拱手道：“蒋家祸起萧墙，幸蒙先生援以妙手，蒋诚这里谢过！”说完深深一揖。那客人面向蒋孝背对蒋诚竟是既不说话也不回身，却发出了一声压抑的哽咽。

蒋诚道：“请问先生高姓大名？”

那客人这才慢慢转过身来，拱手道：“小人葛通。”

蒋诚闻言一惊，忙道：“先生可是人称悬壶圣手的葛通葛神医？”

来人道：“正是小人。”

蒋诚喜道：“有神医在此，我一儿一孙的性命算是保住了！”

悬壶圣手葛通闻言不禁双目含泪道：“神医之名愧煞我也！”于是，边流泪边把自己购蛇医病，蒋孝父子被蛇咬伤的经过讲了一遍。

蒋诚闻听默默无语，好半天才长叹一声道：“葛神医说得不错，医者仁术。先生数百里为病人奔波是一个‘仁’字，我儿瓮中捉蛇也是为了一个‘仁’字。一切都是定数，定数啊！”葛通再次施礼谢罪。

二人把蒋孝父子轻轻抬入屋内床上放好，蒋诚又问：“以神医看来，下一步该当如何治法？”葛通道：“神医之名再也休要提起。实不相瞒，此蛇之毒我此前便是一例也没治过。”

蒋诚知道葛通所言非虚。永州之蛇“以啖人，无御之者”，被咬之人往往没寻到大夫便已先行毙命，哪里会有今天这种巧事，异蛇攻人，医家恰恰就在身旁？

葛通道：“这二位公子都被我用金针护住了心脉，如丹药能把他们体内蛇毒逼出，七日后当有结果。”边说边把克毒金丹的秘方还给了蒋诚。

蒋诚道：“谢谢先生指点。”他听葛通说“神医之名再也休要提起”，便不再硬行呼叫。边说边拿过一只竹篓道：“这条蛇是我刚刚捕到的，拿去医人吧。”

葛通万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蒋诚还会把蛇给自己，接过竹篓道：“二位公子尚在紧要关头，我应在此守候才是。”

蒋诚道：“既是七日后才有结果，葛先生在此守护若耽搁了

别的病人，倒是我对不起人家了。”

葛通闻听便要下跪，蒋诚连忙扶住。葛通道：“蒋家大恩，我必当尽力报答！”

蒋诚略一犹豫，把那药方又递给葛通道：“适才先生说这药方只有驱毒之功，而无解毒之效。若先生能于百忙之中对此方予以增减使其完善，蒋某便称谢不尽了。”

克毒金丹的秘方本来秘不示人，方才蒋诚为救儿孙性命才将其拿出。此时想：“葛通既称神医，对药方必能过目不忘。既然秘密已泄，不如便请他再给完善一下。”料想如此一来，葛通以悬壶圣手的身份，断不会再把此方示给第三人。

果然葛通接过秘方道：“蛇王以秘方相托，葛某敢不全力一试。不论是否增减得成，此方定当完璧归赵，决不会在我手中让第二人染目。”说完又教了蒋诚起出金针之法，指着木盒道：“这金针亦吾祖上所留，待我把药方增减成功，再来将其换回。”说完一揖到地，提着竹篓转身出门。

送走了悬壶圣手葛通，蒋诚便没日没夜地守护在儿孙身边。渐渐地，蒋怀柳身体发黑的部分开始出汗，汗色微黄，腥臭难当。之后，金针内也有黑血滴出，身下草席凡被黑血溅上的地方尽皆腐烂。蒋诚细看，那金针竟是中空的。而蒋孝仍身体僵直，黑色不减。既不出汗，金针内亦无血流。

天下再好的医药也是治病治不了命，柳宗元笔下记载的只是第二等的银星蛇，已是“触草木尽死，以啖人，无御之者”。何况是比银星蛇毒性大了不知几多倍的银头蛇呢。所以，尽管蒋诚怀揣祖传金丹，面对儿子也只有默默流泪的份儿了。

至于蒋怀柳，一是银头蛇在咬他之前刚刚咬了别人，毒性已然大减。二是刚刚被咬，悬壶圣手使用空心金针护住了他的心脉，蒋诚又及时为他敷服了金丹。所以经过七天七夜的痛苦煎

熬，虽然几次生命垂危，最后还是挺了过来。

蒋家自蒋怀柳出生后的十几年里连遭不幸，有那对相术一知半解的闲汉和整日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们便渐渐地放出了一些口风，说什么蒋怀柳命相太硬，克了家口。尤其是那颗红痣，一般人是消受不起的，不久蒋诚老汉也要被克等等，一时间倒也把个小小的村镇传播得沸沸扬扬。便有那好事的劝蒋诚把孙子送到庙里去，说蒋怀柳额上那颗痣是“佛爷痣”，当了和尚是最好的。蒋诚老汉身边只剩了这么一棵独苗，如何舍得往寺里送。心想只要能把孙子扶养成人，就是被他克死了也值。仍旧把个孙子爱若性命一般。

自蒋孝去世后，蒋诚一是心绪不好，二是怕孙儿孤单，便整日不出家门，已小半年不上山捕蛇了。好在蒋诚原来捕到的蛇养在瓮中的仍有不少，对前来购蛇的客人尚能应付。

一天晚上，祖孙二人说了一会儿《道德经》中“无为而无不为”之类的话，正要熄灯就寝，忽听得一阵风卷着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落在了院里。蒋诚刚要出门去看，便有人在窗下小声叫道：“蒋老人家！”接着又敲了敲窗户。

蒋诚虽非江湖人物，但身为蛇王，一生中也着实会过了不少有出奇之能的购蛇客人。当下便已断定这是一位翻墙而入的武人。心下也并不惊慌，只淡淡地道：“天晚了，有话明天说吧。”

院中人道：“蒋老人家，我绝无恶意，实是有要事相商，请开门吧。”

蒋诚心想，此人深夜翻墙入院，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打发走的，这样耗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如开开门，看他究竟有何话说。于是让蒋怀柳到另一间屋藏了，又从瓮中取了一条蛇放到竹篓里，摆在个顺手的地方，准备一有不测便放蛇自卫。看看安排好了，才慢慢将门打开。